

文天祥《集杜詩》的敘事結構與對杜詩之接受

王家琪*

摘 要

有宋一代，杜甫享譽日盛，終成顯學。宋人尊奉杜甫為「詩聖」，讀杜、學杜、論杜、注杜、評點杜詩成為社會風氣。在眾多學杜文人中，文天祥運用「集句」的體制，擷取杜甫五言詩句，運用著它記錄宋末興亡的國家歷史，以及他個人生平遭逢的自傳式血淚史，成《集杜詩》二百首。因為文天祥的集杜，使集句詩自此擺脫遊戲筆墨，成為一種嚴肅的創作活動；也因為他對杜詩的接受與學習，《集杜詩》成為繼杜詩之後，一部堪稱宋末社會縮影的詩史。

本文先從文天祥《集杜詩》的敘事結構與內容，探討《集杜詩》的體制、內容、創作動機與結構，看文天祥如何以杜詩語言轉為自己的創作媒材，有機的建構二百首集句詩；其次，探討文天祥《集杜詩》對杜詩之接受與學習。

關鍵詞：文天祥、集句、《集杜詩》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候選人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Wen Tianxiang's "Collection Du Poem"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Du poem

Wang Chia-Chie *

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Du Fu enjoys a good reputation and becomes the famous doctrine finally. Song people respects Du Fu as “the poem Saint”, reads Du, to study Du, to discuss Du, note Du, to critically punctuate the Du poem to become the social convention. In the numerous study Du writers, Wen Tianxiang uses system of “ poem made up of lines from various poets”, picks up the Du Fu five syllable verse, utilizes it to record at the end of the Song’s history, and he one’s life autobiography tragic experience history that meet with, becomes "the Collection Du Poem" 200. Because of Wen Tianxiang's collection Du, will enable the poem to get rid of the game words from now on, will become one kind of serious creation; Also because he with studies and acceptance to Du poem, "the Collection Du Poem" becomes the end of the Song society miniature the poetry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fter the Du poem.

This article first from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content of Wen Tianxiang's "Collection Du Poem", discuss "the Collection Du Poem" the system、the content、the creation motive and the structure, to see how Wen Tianxiang does transfer his creation intermediary material by the Du poem language, organic construction 200 poem poems; Next, discusses Wen Tianxiang "the Collection Du Poem" with studies to acceptance of the Du poem.

Key words: Wen Tian-xiang, poem made up of lines from various poets, *The Collection Du Poem*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文天祥《集杜詩》的敘事結構與對杜詩之接受

王家琪

壹、引言

文藝作品是人類的精神食糧。好的文藝作品是一種耐閱讀的，可隨時代、地域、民族、年齡、感悟、詮釋等等的不同而不斷地被重複使用的精神消費品。從歷史現實的層面觀察文學的發展，它會隨著社會的日新月異，而有新的內容和形式出現，因此文學作品的定位從歷時的先後便有古典、現代與當代之分，但如果從審美的、精神消費的層面來觀照文學，則無所謂的古今，只要是藝術精品，就能夠超越時空障礙而感動不同時代的讀者，具有永恆不朽的藝術魅力。杜詩，對中國人來說，就是這樣具有永恆不朽的藝術魅力的文學作品。根據學者的初步統計，從宋至清，整理、箋釋杜詩的專門著作就有百一十餘種，其他對杜集的編年、分類、箋註、評點，對杜詩的分析、論說等等，也都各成系統與學派。因此杜詩的研究實際上已成為一種專門之學¹。

杜詩在唐宋詩壇的影響是呈現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自從中唐元稹（779—831）〈杜君墓系銘〉論李杜之優劣，以為「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為後世對杜詩之接受奠定一良好基礎。尤其到了宋代，「理學的發展給杜詩學的興盛帶來了契機²」，再加上大批文人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與義、陸游、文天祥等的崇杜學杜³，形成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⁴」、「學

¹ 許總依據清代幾種通行的書目作粗略統計，「自宋至清，整理、箋釋杜詩的專門著作即達一百一十餘種，一千一百一十餘卷；其他各家文集、各種詩話中的專門論述，更難以數計。不僅杜集形成編年、分類、集注、評點等各種類型和系統，而且對杜詩的分析、論說也形成各種觀點和學派。」許總《杜詩學通論·引論》，（桃園縣中壢市：聖環圖書，1997年）。

² 胡可先：〈論宋末的杜詩學〉，《杜甫研究學刊》，1998年第一期，頁31。

³ 關於宋人學杜，前人多所論及，如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云：「宋之學陳子昂者朱元晦，學杜者，王介甫、蘇子美、黃魯直、陳無己、陳去非、楊廷秀……。」清·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卷一云：「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它如李義山、陳無己、陳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

⁴ 蔡居厚《蔡寬夫詩話》第四三〈宋初詩風〉云：「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參見吳文志《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22。

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⁵」，因此，「整個宋代詩歌的發展，從某些方面看來，直可視為一部杜詩影響史⁶」。在眾多學杜的文人中，文天祥（1236—1282）因其顛沛奔波的生活經歷與艱困傾危的時代處境，使他對杜甫（712—770）產生了異世而同悲的認同與共鳴；更因其積極深入地沈潛、涵詠杜詩，杜詩的意義和價值不但受到文天祥高度的確證與接受，他更進一步地藉由「集句」形式，將杜詩文本轉化為自身創作的載體，實踐讀解之後的再創造，而達到文本對象與接受主體雙向的交互創造與交流。

龍協濤《文學閱讀學》提到：「中國人講究興感觸發，此叩彼應，藝術態度比較靈活，接受意識中躁動著創作意識。他們的讀解不滿足於弄清詩的原意，往往是『借古人之歌哭笑罵以陶寫我之抑鬱牢騷』，由接受向創作自覺地延伸。⁷」這段話不但可用來說明文天祥《集杜詩》之所以形成的內在文學動因，亦可解釋「集句詩」這個中國特殊詩歌體式的生成演變。這樣的創作形式在中國不僅不算剽竊，而且是行之久遠的。

所謂「集句詩」，就是專集他人成句，來構成自己作品的一種創作形式⁸。其體萌芽於先秦時外交、政治場合的斷章取義、賦詩言志，到西晉傅咸的《七經詩》，才算是成熟集句詩的開始。至唐，流行七絕四句嘲諷戲笑、遊戲性質之集句詩，號為「四體」。至宋，王安石尤長於此，其晚年大量的致力於集句創作且各體兼備，使集句詩超越遊戲性質，成為當時群相仿效的流行詩體之一⁹；且宋以前的「集句詩」大都屬於雜取諸家而成，在王安石稍後便出現了專集一家的「集句詩」，如孔平仲的七古〈集杜詩句寄孫元忠〉，是現存最早的集杜詩¹⁰。大體而言，北宋以前創作集句詩的心態，仍是將集句視為「調侃戲謔之作¹¹」，如黃魯直對王安石晚年集句的行為曾輕視之曰：「正堪一笑爾¹²」。到了南

⁵ 陳師道《後山詩話》，吳文治《宋詩話全編》，頁 1017。

⁶ 許總：〈宋代詩人宗杜風尚〉，《杜詩學通論》第二章，頁 30。

⁷ 龍協濤：《文學閱讀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04 年），頁 11。

⁸ 關於集句，梁·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稱：「全借古語，用申今情。」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云：「集句詩者，雜集古句以成詩也。自晉以來有之，至宋王安石尤長於此。」

⁹ 王安石是當時公認好為集句且善於此道的高產作家，「據商務四部叢刊影印上海涵芬樓藏明嘉靖三十九年撫州刊本《臨川先生文集》第三十六卷全為集句詩，載古詩律詩凡四十八首，第三十七卷的前半為集句，載樂府詩二十首，兩共六十八首。其中多贈答、遊覽與即景詠懷之作。」見裴普賢《集句詩研究續集》，頁 252。又，關於「集句詩」產生的時代、源流及各朝代的發展與評價，裴普賢已有二本專著介紹。請參見裴普賢《集句詩研究》、《集句詩研究續集》，（台北：學生書局，1975、1979 年。）

¹⁰ 《四庫全書御選宋詩》卷七八，〈集杜詩句寄孫元忠〉：「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八月秋高風怒號，草木黃落龍正蟄，哀鴻獨叫求其曹。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漂零，已是滄浪客，呼兒覓紙一題詩，此心炯炯君應識。」

¹¹ 胡可先〈論宋末的杜詩學〉一文指出：「北宋以前的作品，大多將集句詩視為調侃戲謔之作，不是『無復佳語』（《苕溪漁隱叢話》引《蔡寬夫詩話》），就是『以文章為戲』（高文虎《蓼花洲閑錄》引《金玉詩話》）。」胡可先：〈論宋末的杜詩學〉，《杜甫研究學刊》，1998 年第一期，頁 38。

¹² 裴普賢：《集句詩研究續集》，頁 250。

宋，專集一家的集句詩開始漸多，但無論是在量或質上，並不算多或好。文天祥的集句在學習、繼承前人創作的經驗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和超越：首先，從〈指南錄後序〉和〈集杜詩自序〉中，文天祥再三表明的「悲予志」、「史有考」，有意識地在詩中追記亡國恨事與懷舊抒憂的創作目的與動機，看出他是用一種嚴肅的寫作態度來集句，已脫離了筆墨遊戲的心理；其次，文天祥在篇幅上大量長篇地專集杜甫詩句，這不僅是「專集一家，而且專採一體，此雖不能斷為“首創”，但從現有集句資料看，可謂“首見”¹³。」再其次，文天祥在創作的內容上不再是用現成的詩句去發揮原作者的精神、「代人言志」；而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直抒自己的鬱悶心情，使他的集句包含著歷史、社會及其個人遭遇的豐富內涵，而「成為一種可以寫出最上乘作品的詩體」¹⁴，因此明人周鑑有「冠絕古今」之譽¹⁵。文天祥二百首的《集杜詩》，其內容為何？究竟集了杜甫哪些詩句？所集之詩句是否能自然貼切、形同己出，而無拼湊剪貼、文氣澀滯之病？《集杜詩》究竟展現文天祥對杜詩何種面向的接受？這些問題不但引發筆者研究之動機，亦是下文所欲鋪陳說明的。今據世界書局本二十卷的《文山先生全集》¹⁶所收錄之《集杜詩》為本文之取樣對象。

貳、文天祥《集杜詩》的敘事結構與內容

楊義《中國敘事學》說：「一個作家動筆寫他的敘事作品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什麼？如果他是胸有成竹的話，他首先想到的大概是他的作品寫成之後的“模樣”，他所要創造的審美世界的風光和體制。唯有如此，他的寫作行為和他的寫作目標之間，才能形成投入心血和爆發靈感的張力，他的寫作行為才是生命行為，寫作結果才是生命結晶¹⁷。」《集杜詩》是文天祥作於囚居燕獄的第二年，他用事後敘述的方式，在獄中回顧宋朝已經結束的一生、以及他先前經歷的，尚未完了的一生，並且是在年完成了集杜二百首¹⁸。文天祥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一氣呵成且大量的集杜詩句，除了顯示他對杜詩

¹³ 劉華民〈文天祥詩藝創新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1月第1期），頁86。

¹⁴ 裴普賢：《集句詩研究續集》，頁261。

¹⁵ 明人周鑑為夏宏《聯錦集》撰後序論集句詩云：「若集古句成詩者，雖始於王介甫，其後文天祥繫燕獄五年，嘆杜工部所遭與己時異而事同，集杜句成詩二百首，冠絕古今」，裴普賢：《集句詩研究續集》，頁75。

¹⁶ 《文山全集》版本有二：一為收入《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二十一卷的《文山集》；一為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收入《四部叢刊初編集部》，二十卷的《文山先生全集》。《文山集》雖分二十一卷，實際上內容卻比二十卷的《文山先生全集》少。今市面上通行的世界書局本、清流出版社本、河洛出版社本，皆為二十卷本。關於兩版本之比較，請參考張公鑑《文天祥生平及其詩詞研究》下篇〈文天祥詩詞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105。

¹⁷ 楊義《中國敘事學》，〈結構篇第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頁34。

¹⁸ 文天祥一生兩次集杜，一是完成於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的《集杜詩》200首，一是完成於

的熟稔與熱愛之外，該寫些什麼？如何的謀篇佈局？才能善用杜甫的語言來暢己所懷，相信文天祥必先了然於心，所以才能在集句詩的創作史上達到前所未有的紀錄¹⁹，使二百首的《集杜詩》擺脫以往的散篇單什、率爾為之，而成一精心架構、連續貫通、有機結構的整體。關於《集杜詩》的體制、內容與創作動機，文天祥在《集杜詩·自序》中提到：

余坐燕獄中無所為，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為絕句。久之，得二百首。……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以其詠歌之辭，寓記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慨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為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

首先，《集杜詩》的體制皆為五言絕句，呈現詩體的單一特性，對於這個現象，可能是因為絕句的篇幅短小，集句成詩比較容易；再者，是杜甫五言詩的數量多，便於文天祥的大量採擷²⁰。而《集杜詩》內容，是記載著宋末遭亂喪亡的這一段歷史，及文天祥親身所遭逢的人事，所以是以記事、寫人為主，而間之以抒情。文天祥的創作動機「非有意於為詩者也」，而是「有意於詩」。他在集句詩中除了寄寓自己的抑揚褒貶之意，更重要的是希望效法老杜「以詠歌之辭，寓記載之實」、感事憂時的「詩史」精神與手法，即事名篇，自覺地以詩來寫史，以做為國家盛衰的「實錄」及其個人經歷的「自傳」。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讚為「不愧詩史」！

一、《集杜詩》的敘事結構

《集杜詩》的敘事結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云：

每篇之首悉有標目次第，有題下敘次時事，於國家淪喪之由，生平閱歷之境，及

同年 10 月的《胡笳曲》。《集杜詩》又名「文山詩史」，是明劉定之為《集杜詩》作序時所題。《胡笳曲》是文天祥應汪元量之請模擬蔡琰《胡笳十八拍》，集杜詩而成。

¹⁹ 劉華民以為：「因為集句難寫，故“量多”就是一種突破。更其難能者在於《集杜詩》200 首是在短時間內一氣呵成的，這在集句詩的創作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劉華民〈文天祥詩藝創新論〉，頁 85。

²⁰ 杜甫五言詩的數量：五古有 271 首、五律有 621 首、五排有 123 首、五絕有 31 首。見蕭滌非〈杜詩的韻律和體裁〉，收於《李白杜甫》，（河洛圖書出版社，1979 年），頁 103。又，張浩遜〈文天祥和杜詩〉：「單五律就有六百多首，佔他全部詩歌的三分之一強，在他創作的各體中比重最大。五古在杜甫所做各體詩歌中，數量僅次於五律，佔第二位。」《齊齊哈爾師範學報》，1997 年第 5 期，頁 55。

忠臣義士之周旋患難者，一一詳誌其實²¹。

因此從《集杜詩》縱覽，除了有置於詩前的自序之外，其大體的結構是從「標目次第」、「詩前序言」、「集杜詩正文」三個部分所組成；此外，細究《集杜詩》內部，還可發現一個重要的結構特徵：聯篇吟詠的「組詩」形式。以下分別從《集杜詩》的結構與內容兩方分述之：

（一）、「標目次第」

《集杜詩》除了最後三組組詩外（第 156~162 首、第 163~191 首、第 192~200 首），其餘的 155 首皆有題目。對於詩題，一般作者通常會依內容而概括命題，但由於文天祥是「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指南錄後序〉），抱著「良史有考」的動機，有意以詩記時事、以詩來存史，所以在命題時從「史」的角度出發，直接以事件、地名、人名命題，這樣一來不但便於後人有時可察、有地可考；依著連綴的詩題，使得敘事的脈絡因此凸顯而發揮了猶如全書目錄般的功效。以第 1~39 首為例，文天祥寫其所處的艱困環境，從〈社稷〉、〈理宗度宗〉、〈權臣誤國〉、〈蘆洲大將〉、〈襄陽〉……至宋末的〈景炎賓天〉、〈祥興登極〉、〈祥興〉，宋末的大事與亡宋的經過依著詩題便可略知一二；又如第 53~104 首，文天祥寫他自己起兵抗元的經歷，從〈勤王〉、〈蘇州〉、〈拜相〉、〈出使〉……至被俘後的〈北行〉、〈至燕城〉、〈入獄〉，依著詩題便能大概掌握文天祥南來北往的行蹤。這可說是《集杜詩》在標目上一個很大的特色，他「在此發展了中國的敘事詩，提供了敘事詩寫作的新鮮經驗²²。」

（二）、「詩前序言」

我國古代集句詩，以寫景抒情居多，文天祥的《集杜詩》卻是以敘事為主。一般而言，要用每句字數相等、通篇整齊劃一的詩體來敘事，是要比抒情困難些。文天祥為了要使其敘述的經歷、事件能夠在短短的二十個字當中得到完整的反映，除了要具備善於概述、提要勾玄的能力之外，補強的辦法就是利用詩前的序言。這種詩前附序的方式以前也有，但在文天祥的詩歌中卻得到集中、普遍的體現。在《集杜詩》二百首中，共有 105 首有詩前序言。其運用的方法是，在記事時，文天祥往往用序言交代事件的時代背景、事件緣由及抒發議論；在寫人時，文天祥則用詩前序言來介紹其人的平生經歷，如〈劉欽貢元第一百一十二〉序云：「字敬德，吉州貢士，素有志氣，好功名，上下今古，鑑於議論……。」其人若無詳細的經歷可述，文天祥亦於序言中記載其名，不使其英勇為國捐軀的事蹟隨著歷史洪流而淹沒，如〈閩三士第一百一十七〉、〈諸幕客第一百一十八〉的詩前序言²³。此外，《集杜詩》的序言還有個明顯的特徵，即文天祥大半於句末出

²¹ 《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卷一六四，集部別集類十七《文信公集杜詩》，頁 1407。

²² 鄧曉瓊〈「耳想杜鵑心事苦，眼看胡馬淚痕多」一文天祥學杜詩〉，《中國韻文學刊》，2006 年 12 月，第 20 卷第 4 期，頁 72。

²³ 〈閩三士第一百一十七〉序云：「督機秘書謝杞，督幹架閣許由，督幹架閣李幼節，閩士之秀，

現哀哉、嗚呼、嗚呼痛哉、豈非天哉、惜哉、尚何言哉等感嘆語，計有 67 首，約佔詩前序言數量的一半一上。因這些感嘆語的頻繁使用使得詩前序言全籠罩在悲憤、心痛與無奈的基調，因此《四庫全書·文信公集杜詩·劉定之序》云：「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處其身於死。」

總而言之，像這樣詩序結合、詩文互補、夾敘夾議的方式，不但利於詩歌功能的發揮，同時又突出了「史」的效果，可說是最直接及最原始的，也是最有價值的，記載關於南宋末年歷史的史料。

(三)、「組詩」形式

《集杜詩》二百首全為五言四句的絕句。絕句的優點是短小精悍，但卻不宜敘事。為補此不足，文天祥除了利用「詩前序言」之外，還善用了「組詩」的形式，它克服了絕句篇幅短小的限制，藉著一題數詩、聯篇吟詠的體制運載了更多的內容，例如宋末代皇帝帝昺祥興年間與元對抗，為宋王朝做最後的搏鬥以及最後失敗的過程，這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文天祥用七篇的吟詠連結詳細地記錄之，以這樣短的歷史時間而有較長的文本長度，敘事時間的速度是屬於慢的²⁴。因此，劉華民以為：「詩文結合、聯篇吟詠，是文天祥敘事詩最句特色的藝術形式，是文天祥的創造」、「使文天祥能夠在九死一生的危難之中，及時地、自如地『以詩記所遭』，寫下了大量的敘事詩²⁵。」今統計《集杜詩》的組詩形式共有 20 組，101 首，其列表如下：

詩 題	《集杜詩》編號	數量
京城	20、21	2
陵寢	22、23	2
祥興	33～39	7
江西	68、69	2
行府之敗	73、74	2
南海	75、76	2
吉州	81、82	2
江行	85～89	5
北行	90～95	6
至燕城	96～98	3

皆登科，杞太學名士。空坑之敗，不知所終，哀哉。」〈諸幕客第一百一十八〉序云：「督府架閣吳文煥，督遣林棟等，皆閩士有幹實，宣勞幕府，空坑之敗被執，尋遇害，哀哉。」

²⁴ 敘事時間的速度，在本質上是人對世界和歷史的感覺折射，是一種「主觀時間」的展示；人做為敘事者的知識、視野、情感和哲學的投入，成了左右敘事時間速度的原動力。楊義：〈時間篇第二，五 歷史時間與敘事時間〉，《中國敘事學》，頁 141。

²⁵ 劉華民〈文天祥詩藝創新論〉，頁 86。

入獄	99~104	6
懷舊	105~109	5
鄒處置	127、128	2
劉監簿	129、130	2
杜大卿滯	132、133	2
妻子	146、147	2
弟	151~154	4
思故鄉	156~162	7
寫本心	163~191	29
歎世道	192~200	9

從上列表格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記事、寫人的部分文天祥非常善用組詩的體制；而文天祥在抒情部分，即從《集杜詩》156~200 共 45 首，文天祥以「思故鄉」、「寫本心」、「歎世道」為題，亦採用組詩的體制。此外，《集杜詩》詩中的各大部分，文天祥依其內容也劃分的非常清楚，其實也可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大型的組詩，其詳細內容如下所述：

二、《集杜詩》的內容

關於《集杜詩》的內容，若從單篇看，這些詩歌依內容主題分篇而各自獨立；若從整體看，由於連篇接續、連貫一氣而又形成二百篇的鴻構巨制。《集杜詩》的內容究竟為何？《四庫·文信公集杜詩·劉定之序》云：「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今將《集杜詩》內容大致分為四部分：

(一)、從第 1~52 首，寫的是宋末的歷史。又分敘事與寫人二部分：第 1~39 首，記宋末的大事，大體以時間為序，從宋理宗末年賈似道專權，至宋帝昺祥興二年(1279)崖山行朝的覆滅；第 40~52 首，主要寫為國捐軀的朝廷重臣顯將，有〈陳宜中〉、〈張世傑〉二首、〈蘇劉義〉、〈魯淵子〉、〈江丞相萬里〉、〈趙倅昂發〉、〈將軍王安節〉、〈李安撫芾〉、〈李制置庭芝〉、〈姜都統才〉、〈張制置珏〉、〈陸樞密秀夫〉等人，共 13 首。

(二)、從第 53~104，共 52 首，寫他自己的起兵抗元至囚處獄中的經歷。這其中比較特別的內容是包括了 24 首紀行詩：第 57 首〈發京師〉至第 62 首〈至福安〉六首是南下紀行；第 78〈至南安軍〉至第 95〈北行〉十八首是北上紀行。由於這兩次的長途跋涉是文天祥後期生涯所經歷的重要大事，所以他不厭其煩地，在運用五古、五律、七絕的體式紀行之外，再次地運用集句形式記錄之²⁶。

²⁶ 文天祥的二次長途跋涉，一次南下是在南宋德祐二年(1276)，一次北上是在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兩次長征共留下 170 多首的紀行詩，約佔文天祥後期詩作的三分之一。而在《集杜

(三)、從第 105~155，共 51 首。文天祥追憶其故舊、部屬與親人。此部分以寫人為多。首先從第 105~109 為〈懷舊〉五首，文天祥為「懷念故人為王事而沒者」而作；其次第 110~138，為與文天祥「師友之際、同列之情」，共同為宋抗元的戰友，文天祥依其死事先後而記之，包括：〈金應〉、〈張雲〉、〈劉欽貢元〉……〈曾先生〉、〈鄧禮部〉、〈家樞密鉉翁〉等，共 29 題，每首皆有詩前序言對其人做詳細地介紹。又〈徐榛第一百三十四〉由於缺詩，今僅存詩前序言；再其次第 139~155 首，寫文天祥的家庭、親人，是文天祥的家史，包括：〈墳墓〉、〈宗族〉、〈母〉、〈舅〉、〈妻〉、〈二女〉、〈次子〉、〈妻子〉、〈長妹〉、〈長子〉、〈二女〉、〈弟〉、〈次妹〉等，共 17 首。

(四)、從第 156~200，共 45 首。文天祥主要寫思鄉之情，及其內心的感慨與亡國的哀思。首先第 156~162，共七首，寫其「思故鄉懷故山之情」；其次第 163~191，共 29 首，「雜然寫其本心」；最後第 192~200，共 9 首，「泛然為世道感嘆」。

總的來看，前三部分的內容風格側重於記事、寫人，而第四部分則以抒情為主；從詩的數量來看，前三部分佔 155 首，第四部分佔 45 首。所以《集杜詩》總體的內容風格，「是記事、寫人、抒情三者有機的結合，其中尤以敘事為主²⁷。」

此外，筆者欲探究文天祥所集杜詩詩句究竟者何？是否對杜詩有所偏愛或偏重？今依照文天祥《集杜詩》所集詩句與詩下所標題名，與清·仇兆鰲所注《杜詩詳註》做一番詳細對照與搜尋，才知道這不是一項簡單的工程。首先，是杜甫的詩作同名者太多，如〈望嶽〉一詩，杜集中有三首分詠東嶽泰山、西嶽華山、與南嶽衡山。雖然題目相同，然旨趣、情致、意境互異；且這三首分別代表杜甫青年、中年、暮年的人生景況與心路歷程²⁸。文天祥所集究竟為何？其他尚有〈雨〉、〈北風〉、〈遣懷〉、〈遣興〉、〈野望〉、〈雷〉，這些詩題杜甫至少都寫過二首以上，文天祥所集截詩句究竟出自何卷？先要做一番確認。再者，是世界書局本的《集杜詩》錯誤太多，如不包括白字，尚有許多詩題的訛誤，如〈第一百五十八〉：「天下故人少」詩下題為〈送弟〉，而實際為卷十二〈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第一百八十五〉：「開懷無愧辭」詩下題為〈詠懷〉，而實際是卷四〈大雲寺贊公房〉四首其一等等²⁹，都增加了檢索上的困難與統計上的耗時。但在這樣逐一

詩》中又花了 24 首的篇幅記載，可見此事在文天祥的生命歷程中佔有重要地位。關於文天祥的紀行詩，詳見劉華民〈論文天祥的紀行詩〉，《吳中學刊》（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2 期。

²⁷ 趙超、王渭清〈文天祥《集杜詩》與〈胡茄曲〉異同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 4 月，第 26 卷第 2 期。

²⁸ 陳偉《杜甫詩學探微》第八章〈三首『望嶽』詩淺說〉，（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頁 135。

²⁹ 其他尚有〈陵寢第二十三〉：「愚智心盡死」詩下題為〈聽何氏歌〉，實際上是〈聽楊氏歌〉；〈祥興第三十九〉首句：「南嶽配朱鳥」詩下題為「望北」，實際上是「望嶽」詩首句：「南嶽配朱鳥」；又如〈蘇州第五十四〉首句「嵯峨閭門北」詩下題為〈北遊〉，實際上是〈壯遊〉，同樣錯誤發生在〈舅一百四十二〉：「歲暮有嚴霜」詩下題為〈北遊〉，實際上是〈壯遊〉；〈蕭資第一百三十一〉：「謝爾從者勞」詩下題為〈遣興〉，實際上是〈遭遇〉；〈第一百十六〉：「永為鄰里憐」詩下題為〈草〉，實際上是〈寄題江外草堂〉……等等，不一而足。

檢索的過程，也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如杜甫寫〈雨〉，卷十五有 6 首、卷十九有 1 首、卷二十有 4 首，而文天祥《集杜詩》所截取，則集中在卷十五與卷十九，卷二十的詩句一句未採；又如杜甫的〈遣興〉詩，卷四有 1 首、卷六有 3 首、卷七有 15 首、卷九有 1 首，《集杜詩》所截詩句集中在卷六與卷七，卷四與卷九亦未取。在排除不同體裁的因素之後（如〈野望〉詩有卷八、卷十、卷十一及卷二十二，卷十與十一為七律，故不取），這有可能是所截取的詩句較廣為人知，或者依著實際內容的需要，或者純粹出於文天祥個人的偏好。雖然王安石說：「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³⁰」，但也多虧了杜甫相同詩題的大量創作，才讓文天祥有那麼多選擇的機會。

以下筆者依據《集杜詩》所集杜甫詩句，列表做一統計與整理（詳見陸、附錄之表一與表二，頁 225~233。）經由檢索統計，得到文天祥二百首的《集杜詩》是採自杜甫三百首的五言詩而成；其中文天祥截取杜甫詩句最多的是〈遣興〉詩，共 24 次，其次是〈北征〉詩，共 21 次的結論。以下欲就此二詩為例，探討文天祥《集杜詩》對杜詩之接受。

參、文天祥《集杜詩》對杜詩的接受

藝術的內容大都是紀錄著人類自我的感受、經驗與想像，所以藝術作品可算是人的自傳，是一部關於人的生活及情感的歷史。當人在現實環境裡感受到不自由，感受到物質和精神的壓迫與束縛時，藝術就是這樣一個可以提供暫時超越一切障礙、可以任你馳騁幻想、可以適性慰情的世界。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身處臭穢蒸濕的燕京土牢，日受水氣、土氣、日氣、米氣、人氣、穢氣等諸氣的環攻，心中忍受著社稷傾覆、國破家亡、為共赴國難而求死不得的深憤巨痛，在這種生理與心理雙重的折磨下，文天祥只有用「風簷展書讀」、「典型在夙昔」的方式，反覆地研讀杜詩，來建構、強化以及撫慰他的心靈世界。杜甫的人格風範之所以能深刻地影響著文天祥³¹，其詩高度的為文天祥所接受與採集，首先在於兩人的情性相同。《集杜詩·自序》云：

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為吾用，非情性同哉！

³⁰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四〈杜少陵九〉引《陳輔之詩話》云：「荊公嘗言：『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

³¹ 吳中勝〈宋人學杜論略〉云：「不僅僅王安石、陸游繼承杜甫的人格理想，憂國愛民是整整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理想。……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抗金、抗元鬥爭中，愛國主題成為整個文壇的主導傾向。……杜詩憂時傷亂的精神，正合宋一代士大夫的內心。可以說，杜詩就是他們內心的表白。」（《江西社會科學》，2004 年），頁 84。

不僅內在的「情性同」是文天祥集杜的根本原因，杜甫生活的時代和經歷，與文天祥生活的時代和經歷，還有著諸多相似點：安史叛亂，倚重胡人，唐朝由盛轉衰；元蒙鐵騎南下，胡虜入侵，南宋徹底滅亡。二者都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戰亂，都危及漢族王室的統治，都給百姓造成深重災難，杜甫、文天祥也深受其害。唯一不同的是，杜甫雖「英雄落魄之常」，而唐朝尚存；文天祥則親眼目睹宋末的覆亡，「糜軀湛族而終無可濟」，所以仇兆鰲評二人詞風，才有「淒以楚」與「哀以迫」的差別³²！

當接受主體在閱讀過程中從文本獲得的感受與自身的心境相似時，則會引起其情感的波動與心靈的震撼，而產生所謂的共鳴現象。英國的學者曾這樣來描述審美體驗中的主客觀情感的契合：「如果一件藝術作品所原有的情感觀念不符合於我們身上的類似情感，我們就不可能理解和評價一座雕像或一首詩。³³」文天祥集句杜甫的〈遣興〉與〈北征〉詩最多，表示他對這二組詩的理解接受度最大、共鳴性最強；這二組詩究竟說些什麼能如此震撼著文天祥的心靈？由於這兩組詩皆作於安史亂後，而〈北征〉詩的寫作年代略早於〈遣興〉，因此先置於前討論。

〈北征〉詩作於唐肅宗至德二年秋（757），此時杜甫才從長安脫離賊圍，趕赴鳳翔行在，官拜左拾遺，但又因上疏替房琯辯護而觸怒肅宗，「詔許歸敝蓬」，奉命歸鄜州省家。所以首段敘述杜甫得以省家與辭朝的心情：雖然能夠回去探視親人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但一想到時遭艱難、國難方殷、乾坤瘡痍，杜甫「恐君有遺失」，所以懷著憂切國事的情懷，「揮涕」上路。浦起龍《讀杜心解》云：「私誼公忠，一時迸露，遂為一詩之綱領。」第二段則鋪寫從鳳翔經過邠州至鄜州，沿途所經的郊區山地、日景夜景等地貌景物，一路實景記錄下來，最後以「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的追憤做結。第三段寫回家後的悲喜之狀：喜者，和妻子、兒女重逢的喜悅「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悲者，「翻思在賊愁」，心中所憂仍在君國矣。第四段指出借兵回紇之害與對擊退胡賊的展望。最後以讚美唐朝基業永遠不滅做結。

此詩是杜甫五言古詩的長篇鉅著之一，共 140 句 700 個字。此詩的特點除了量多，就是夾雜的議論與敘述。沈德潛評價杜詩中的議論云：「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老杜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純乎議論。」（《說詩碎語》）可見杜甫的詩風除了沈鬱頓挫、情韻兼勝，亦不乏以議論言志之作。文天祥《集杜詩》對杜詩的接受學習即是在此。《集杜詩》往往以詩來抒情，以序鋪陳時事、議論言志；在言志時則是直抒胸臆，傾注其忠義憂國的真摯情感。如〈社稷第一〉：

序曰：三百年宗廟社稷，為賈似道一人所破壞，哀哉！

³² 詳見仇兆鰲《杜詩詳註》卷八，（漢京文化事業，1984年），頁701。

³³ 英國凱薩琳·吉爾伯特與赫爾穆特·庫恩（K.E.Gilbert & H.Kuhn）合著的《美學史》，轉引自龍協濤《文學閱讀學》第五章〈讀解流程中的情感導向〉，頁140。

詩云：南極連銅柱送李晉肅入蜀，煌煌太宗業北征；始謀誰其間苦熱呈楊中丞，風雨秋一葉故司徒李公光弼。

賈似道長居相位，歷經理宗、度宗、恭帝三朝，執政長達十七年，而「煌煌太宗業」的宋朝江山，就這樣斷送在這權臣手裡。文天祥序末短短的「哀哉」兩字，聽起來是多麼的無奈與沈重！而在整部的《集杜詩》中，大半都像這樣以序議論、以詩抒情的方式進行。又，〈北征〉所提到安史之亂、借兵回紇的唐朝時事，這是杜甫感事憂時、以時事入詩，世號為「詩史」的筆法。文天祥在《集杜詩·自序》裡開宗明義即表明欲效法杜甫以「詠歌之詞，寓記載之實，而抑揚褒貶燦然於其中」，所以《集杜詩》常以地名、人名、事件名名篇，以利後世有史可按，例如〈黃州第七〉序云：

始謂虜以襄陽船自漢入江，後乃知虜之未渡，蘄、黃已先降，故其渡也，襄、漢、蘄、黃之船皆在焉。

這段記載元軍渡江的歷史，可知南宋大將在元軍渡江以前早已無心奮戰，自行瓦解潰敗而降元，但在《續資治通鑑》卷一八〇與一八一，卻據《元史》所載，記錄成元將先渡，蘄、黃後降³⁴。由此可見《集杜詩》之序極具史料之參考價值。又，蘇軾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子美為首。豈非以飢餓凍餒流落，一飯未嘗忘君歟？」釋惠洪〈老杜劉禹錫白居易詩言妃子死〉記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冷齋夜話》卷二）文天祥對〈北征〉詩所接受的，即杜詩所抒發的一種因處在愁苦萬端、到處漂泊的戰亂中，產生將自己個人的遭遇和國家的苦難聯繫在一起，而形成的沈鬱頓挫、詩味悠長的詩歌風格，例如〈發京師第五十七〉云：

東下姑蘇臺 壯遊，揮涕戀行在 北征；蒼茫雲霧浮 發秦州，風帆倚翠蓋 幽人。

〈杜大卿潛第一百三十三〉云：

昔沒賊中時送韋評事，中夜間道歸後出塞；辛苦救衰朽遭田父泥飲，微爾人盡非北征。

〈二女第一百四十四〉云：

床前兩小女北征，各在天一涯送高書記；所愧為人父赴奉先縣，風物長年悲送楊監入蜀。

³⁴ 見萬繩楠《文天祥》，（知書房出版社，1996年），頁371。

〈第一百六十六〉云：

驚風翻河漢 寫懷，鶉首麗泥塗 將適江陵；吾衰將焉託 遣懷，愁絕付摧枯 北征。

這裡文天祥無論寫是其離開京師，或悼念其戰友，或思念親人，或抒發感懷，都可感受到深深的憂思，而這樣的憂思是源自於中國傳統儒者士大夫所常懷的憂世、憂時、憂國、憂民的情懷。更何況文天祥所經歷的苦難更勝於杜甫，因此其整部《集杜詩》所透顯的，皆離不開此憂國憂民、無時或忘，渾厚深沈、感情淒愴的風格。

其次，關於《集杜詩》所集的〈遣興〉詩，是集中在《杜詩詳註》卷六與卷七，杜甫流寓於隴右其間所作的〈遣興〉組詩，共五組十八首。乾元二年（759）是杜甫生活中最艱困的一年。由於時值安史亂後的第五年，兩京雖已收復但戰火未熄，長安因飢饉而物價昂貴難以持生，杜甫遂放棄華州司功參軍的官職，「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卷七〈立秋後題〉），舉家西行，漂泊隴右，先後客居秦州（今甘肅天水市）和同州（今甘肅成縣）三個多月。此地的生活非杜甫所想的順遂，在秦州他要「負薪採橡栗自給」（《新唐書》本傳），為療形饑則需「翠柏苦猶食，晨霞高可餐」（卷八〈空囊〉）；到了同谷更是困苦，需要托「長鑱」以為命，在山寒日暮的山谷裡撿拾橡栗以致「手腳凍皴皮肉死」（卷八〈同谷七歌〉），或在山雪覆地的冬天上山挖黃獨卻空手而還。生活雖然艱困，卻沒有澆熄杜甫的創作熱忱，而且因著這樣的粹練，使杜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達到了高峰。朱東潤《杜甫敘論》以為：「乾元二年是一座大關，在這以前杜甫的詩還沒有超過唐代其他的詩人，在這年以後，唐代的詩人便很少有超過杜甫的了³⁵。」

由於〈遣興〉十八首詩既同名，同卷之中又有數組，今將卷數、詩的正文與主旨作一列表以方便對照。

³⁵ 朱東潤《杜甫敘論》，（台北：木鐸，1983年），頁80。

《杜詩詳注》卷數	內 文	主 旨
卷六〈遣興〉三首 其一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雁，禽鳥亦有行。	思兄弟也。
其二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念故里也。
其三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煙塵阻長河，樹羽成皋間。回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健壯，慘戚非朱顏。	懷舊交也。
卷七〈遣興〉三首 其一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 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反對擴邊戰爭
其二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 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對降虜擊胡的憂慮，並責無能失職的軍官將領。
其三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 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才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芝草。	感賢士之晚遇。
卷七〈遣興〉五首 其一	螭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 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坻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	言賢者在世，貴逢知己。藉以抒發懷才不遇壯志難酬之苦悶。
其二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 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抒發遁隱山林的念頭。
其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 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借陶集而翻其意，故為曠達以自遣耳。
其四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 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	借古論今，嘆故交零落而遣興。
其五	吾憐孟浩然，衲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 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憐孟浩然正以自憐。

卷七〈遣興〉二首 其一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湧，神人身更長。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深警安史之徒也。
其二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 君看渥注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	冀朝廷專用李光弼、郭子儀。
卷七〈遣興〉五首 其一	朔風飄胡雁，慘澹帶砂磧。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 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嘆富家宴樂之盛而對貧富不均現象提出抗議。
其二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駢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 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長安富家少年涉獵之事。
其三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慨趨炎附勢之徒。
其四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 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誠當時憑威肆虐者。
其五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 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	抨富家喪葬之奢侈浪費。

〈遣興〉五組詩真實地記錄杜甫隴右的生活與思想，儘管只有十八首，卻內容豐富：有憂國憂民的疾呼與對時政、權貴之諷諭批判，有懷才不遇的訴說，有思念親人、故里故舊的吟唱，這些內容恰是杜詩的幾個重要面向；且每組詩都能圍繞一個主題展開吟詠，使主題顯得相對集中。文天祥《集杜詩》對〈遣興〉組詩的接受，首先便是繼承「組詩」這個重要的形式。《集杜詩》的內部不但採用了二十組一百零一首的組詩形式，二百首的《集杜詩》大體是由四大主題鮮明且集中的組詩所組合而成的一部作品：首先記宋末的大事與為國犧牲的朝臣顯將；其次概述起兵勤王與囚處北獄的經歷；再次則將焦點集中在文天祥的故舊、部屬與親人；再次則抒發其憂思與慨嘆。

其次，在內容上《集杜詩》對〈遣興〉組詩的接受，除了沒有抒發作者懷才不遇壯志難酬、遁隱山林這一類的內容外，大體仍是沿著杜詩憂國憂民、議論言志的基調，例如〈京湖宣閩第九〉云：

正當艱難時 送樊侍御漢中， 豈無濟時策 遣興；連檣荊州船 雨，悠悠回赤壁 過南岳入

洞庭。

〈江行第八十八〉云：

連山暗烽燧 送從弟亞，川谷血橫流 送樊侍御；揮淚臨大江 送韋諷，上有行雲愁 遣興。

〈曾先生第一百三十六〉云：

江海日淒涼 遣興，賢聖盡蕭索 西關；西河共風味 衡山縣學，顧步涕橫落 郭代公故宅。

無論是「豈無濟時策」，或是「上有行雲愁」，或是「江海日淒涼」，《集杜詩》所截的〈遣興〉詩句置於全首詩中，不但能意義連貫、渾若一體，並且還能充分感受到文天祥所處的艱難的困境以及雖死未悔的執著秉持。誠如文天祥讀杜詩時有「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集杜詩自序〉）的感受，今日吾人讀《集杜詩》，亦彷彿「但覺其為文天祥詩，忘其為子美詩也！」

肆、結論

傅庚生《中國文學欣賞舉隅·書目與自序》中曾說到：「研究文學者，往往始之以欣賞，繼之以模仿，而終之以創作也。創作與欣賞，尤相乘而相應，遞革而遞進。……蓋欣賞與創作，雖所傳麗者不同，而會心則一耳³⁶。」審美欣賞中的再創造是永無止盡的，因為凡是博大精深的文學作品總能夠經得起時空的考驗而長留在天地間，而具有永久的藝術魅力。它們像是開採不盡的富礦般，使人們縱使在不斷反覆的欣賞中，也能不斷地有新的發現、新的「會心」。文天祥因其愛杜詩、讀杜詩、學杜詩、進而集杜詩以創作，正是循著這條創作途徑；再加上文天祥的情性與個人遭遇和杜甫有相似之處，所以他的《集杜詩》能夠達到清·沈雄所說的：「切題意」、「情思聯續」、「打成一片」等標準³⁷。而文天祥的後世孫清朝的文柱在〈重刊文信國公全集序〉中亦讚曰：「公奏疏若賈誼，歌詩若杜甫。」所以《集杜詩》不僅僅是集杜而已，杜甫其人「任重道遠」的中國傳統「士」的理想典型對後世的文天祥起著鞭策的作用，其詩不僅召喚著、感染著文天祥，使他內

³⁶ 劉麟生、傅庚生《中國文學概論與欣賞舉隅》，（北市：華嚴出版社，1993年），頁103。

³⁷ 清·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集句》云：「柳塘詞話曰：『徐士俊謂集句有六難：屬對一也，協韻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題意四也，情思聯續五也，句句精美六也。』賀裳曰：『集之佳者亦僅一斑爛衣也。否則，百補破衲矣。介甫雖工，亦未生動。』沈雄曰：『余叟增其一難：曰打成一片。稼軒俱集經語，尤為不易。』」《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四十五冊，（齊魯出版社，2001年。）

在的思想傾向、道德評價、審美趣味為其所同化，還轉而成為文天祥審美個性的化身及藝術創作的負荷體，運用著它記錄宋末興亡的國家歷史及他個人經歷遭逢的血淚史，完成接受主體的再創造。因此，文天祥二百首的《集杜詩》可說是為文本對象與接受主體的雙向交互創造做了最佳的示範。

伍、 引用書目

(以姓氏筆畫先後排列)

(一) 引用專書：

- 文天祥：《文文山全集》，（河洛圖書出版社）
李 安：《文天祥史蹟考》，（台北：正中書局，1972年）
吳文志：《宋詩話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修曉波：《文天祥評傳》，（南京大學出版，2002年）
裴普賢：《集句詩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75年）
《集句詩研究續集》，（台北：學生書局，1979年）
許 總：《杜詩學通論》，（桃園縣中壢市：聖環圖書，1997年）。
張公鑑：《文天祥生平及其詩詞研究》，（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
龍協濤：《文學讀解與美的再創造》，（台北，時報文化，1993年）
《文學閱讀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04年）

(二) 引用期刊論文：

- 吳中勝〈宋人學杜論略〉，《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3月。
吳中勝、李三梅〈詩歌若杜甫—論文天祥學杜〉，《杜甫研究學刊》，2000年第四期。
李宇林〈略論杜甫在隴右的遣興組詩〉，《天水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二期，第19卷。
胡可先〈論宋末的杜詩學〉，《杜甫研究學刊》，1998年第一期。
黃桂鳳〈國家不幸詩家幸—論文天祥對杜詩的接受〉，《綏化學院學報》，2005年第12月，第25卷第6期。
鄧曉瓊〈「耳想杜鵑心事苦，眼看胡馬淚痕多」—文天祥學杜詩〉，《中國韻文學刊》，2006年12月，第20卷第4期。
趙超、王渭清〈文天祥《集杜詩》與《胡茄曲》異同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4月，第26卷第2期。
劉華民〈論文天祥的紀行詩〉，《吳中學刊》（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期。
〈文天祥詩藝術創新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1月第1期。

陸、附錄

表一：文天祥《集杜詩》所集杜詩詩句，統計其出現次數在 2 次以上者如下：

杜詩詩題(《杜詩詳註》卷數)	文天祥《集杜詩》編號	出現次數
1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卷二二)	1、140	2 次
2 北征(卷五)	1、7、15、17、31、39、57、73、74、92、109、111、114、122、132、135、139、144、145、166、188	21 次
3 故司徒李公光弼(卷十六)	1、40、63、77、119、135、170、188	8 次
4 贈太子太師汝陽王璡(卷十六)	2、36、115、130、141、170	6 次
5 送覃二判官(卷二二)	2、21	2 次
6 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卷五)	2、37、95	3 次
7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二首(卷一三)	2、29、64、154	4 次
8、9 北風(卷二二、二三)	3、5、71、164、193	5 次
10 前出塞九首(卷二)	3、25、30、56、82、90、161、170、185、187	10 次
11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卷八)	3、114、127、167	4 次
12 客居(卷一四)	4、24、89、90、111	5 次
13 送遠(卷八)	4、197	2 次
14 山寺(卷一二)	4、84	2 次
15 羌村三首(卷五)	4、81、110、147、180	5 次
16 遣懷(卷一六)	5、41、51、94、107、166	6 次
17 往在(卷一六)	5、15、20、28、53、96、121	7 次
18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卷一六)	5、17、52、62、114	5 次
19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卷一一)	6、13	2 次
20 水檻(卷一三)	6、16、185、200	4 次
21 夏日歎(卷七)	7、97	2 次
22 晚登灤上堂(卷一八)	7、194	2 次
23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卷一九)	7、95	2 次
24 發秦州(卷八)	8、57、80、126、189	5 次

25 大雨（卷一一）	8、46、141	3次
26 又上後園山腳（卷一九）	8、61、112、139	4次
27 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卷二三）	8、18、25、40、131、181	6次
28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卷五）	9、65、88、99、133、149、150、 169、176	9次
29、30 遣興（卷六、卷七）	9、23、87、88、89、91、97、 98、115、118、120、136、140、 158、160、163、178、179、190、 193 二次、195、196、198	24次
31、32 雨（卷十五、卷十九）	9、35、71、73、80、93、107、 109、161、163、167 二次、182	13次
33 過南嶽入洞庭湖（卷二二）	9、11、13、14、34、194	6次
34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 陵幕府諸公（卷二一）	10、64	2次
35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卷二三）	10、23、46、53、136、186	6次
36 劍門（卷九）	10、112	2次
37 入衡州（卷二三）	11、12、28、32、48、58、192	7次
38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卷二一）	11、79	2次
39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卷二三）	12、33、58、145	4次
40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卷四）	12、45、52	3次
41 病柏（卷一〇）	13、42、131、196	4次
42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卷七）	13、35、36、60、100、110、146、	7次
43 後出塞五首（卷四）	14、25、37、50、53、56、79、 132、165、168、169、177、198	13次
44 奉贈射洪李四丈（卷一一）	14、55、95、183	4次
45 登牛頭山亭子（卷一二）	15、183	2次
46 壯遊（卷一六）	16、30、18、54、57、67、113、 142、183	9次
47 青陽峽（卷八）	16、117、123	3次
48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 三十韻（卷五）	17、21	2次
49 贈司空王公思禮（卷十六）	17、24、26、50、74、195	6次

50 昔遊（卷一六）	18、37、92、93、99、107、147、149	8次
51 草堂（卷一三）	19、34、41、68、69、75、86、103、184、194、199	11次
52 送高司直尋封閩州（卷二一）	19、43、49、59、105、118	6次
53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卷三）	19、33	2次
54 詠懷二首（卷二二）	20、25、70、71、74、103、169、186、190、195	10次
55 夏夜歎（卷七）	20、44、100	3次
56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輿歸上都二十四韻（卷二三）	20、131	2次
57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卷十六）	21、53、112、174	4次
58 贈別何邕（卷一〇）	22、155、197	3次
59 法鏡寺（卷八）	22、32	2次
60 閩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得昏字（卷一二）	22、148	2次
61 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卷四）	23、60、73、111、115、144、147、149、171、177、179、184	12次
62 聽楊氏歌（卷一七）	23、62、89、158	4次
63 潼關吏（卷七）	26、27、34、129	4次
64 九成宮（卷五）	26、30、51、55	4次
65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卷一九）	27、71	2次
66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卷二）	27、32、43、99、189	5次
67 述懷（卷五）	28、38、62、119、146、147、159	7次
68 幽人（卷二三）	29、38、57	3次
69 桔柏渡（卷九）	29、80、91	3次
70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卷一）	29、120、182、184	4次
71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卷五）	31、79、88、172、198	5次
72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卷十六）	31、87、126、186	4次
73 別蔡十四著作（卷一四）	32、75、138	3次
74 雷（卷一五）	33、72、77	3次
75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卷二二）	33、65、173	3次

76 逃難（卷二三）	34、108、199	3次
77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卷一四）	35、60、109	3次
78 遣遇（卷二二）	35、75、131、160、165	5次
79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卷一四）	36、44、78、96、137、172、176、185、187	9次
80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卷五）	36、95、173	3次
81 喜晴（卷四）	37、72、116、123、162	5次
82 客從（卷二三）	38、188	2次
83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卷一二）	38、61	2次
84 晦日尋崔戡李封（卷四）	39、103、179、189	4次
85 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卷一八）	39、47	2次
86 別張十三建封（卷二三）	40、47、51、68、121、174、195	7次
87 述古三首（卷一二）	40、184	2次
88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卷二三）	41、59、168	3次
89 上水遣懷（卷二二）	42、103、150、175、198	5次
90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卷一一）	42、83、188	3次
91 龍門閣（卷九）	42、98	2次
92 寄薛三郎中璩（卷一八）	43、70、133、146	4次
93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卷五）	43、54、87、124、125、126、132	7次
94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卷一一）	44、49	2次
95 貽華陽柳少府（卷一五）	44、135	2次
96 奉送王信州峯北歸（卷一九）	45、124	2次
97 水會渡（卷九）	46、152	2次
98 陳拾遺故宅（卷一一）	46、123、160、172	4次
99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卷一一）	47、68、120	3次
100 別李義（卷二一）	47、79、128	3次
101 課伐木（卷一九）	48、66、81、116、125	5次

102 奉贈李八丈曠判官（卷二三）	48、63、118、119、130	5次
103 夢李白二首（卷七）	48、86、101、108、120、129、 151、191、194	9次
104 義鵲行（卷六）	50、111、154、180	4次
105 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卷十六）	52、55、74、84、127、174、176、 181	8次
106 漢陂西南臺（卷三）	52、94	2次
107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卷二二）	54、84、121	3次
108 寄題江外草堂（卷一二）	54、160	2次
109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卷五）	55、58、	2次
110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卷一五）	56、193	2次
111 通泉驛南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卷一一）	59、82	2次
112 彭衙行（卷五）	60、61、108、121、129、150、 151、159	8次
113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卷五）	62、77、86	3次
114 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卷一八）	63、128	2次
115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卷十六）	63、109、138、163、170	5次
116 白馬（卷二三）	64、77、122、141	4次
117 出郭（卷九）	65、139	2次
118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卷一九）	65、67、96、104、168	5次
119 佳人（卷七）	66、148、150、191	4次
120、121 野望（卷八、卷二十二）	66、91、97	3次
122 東樓（卷七）	66、128	2次
123 留花門（卷七）	67、196、199	3次
124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卷二一）	69、105、127、166	4次
125 柴門（卷一九）	70、161、165	3次

126 龍門鎮（卷八）	70、83	2次
127 送靈州李判官（卷五）	75、118	2次
128 寓目（卷七）	76、187	2次
129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卷二）	78、83、157	3次
130 破船（卷一三）	80、116、133、143	4次
131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卷六）	82、122、141、145	4次
132 揚旗（卷一三）	82、177	2次
133 贈蘇四侯（卷一八）	83、139、192	3次
134 白沙渡（卷九）	85、90	2次
135 成都府（卷九）	85、87、91、93	4次
136 送韋諷上閩州錄事參軍（卷一三）	88、125	2次
137 園官送菜（卷一九）	90、175	2次
138 登兗州城樓（卷一）	92、93	2次
139 遊龍門奉先寺（卷一）	94、101	2次
140 玉華宮（卷五）	99、190	2次
141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卷四）	100、102	2次
142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卷三）	100、187	2次
143 寫懷二首（卷二〇）	101、102、166、168	4次
144 宿鑿石浦（卷二二）	101、182	2次
145 別贊上人（卷八）	102、157、200	3次
146 贈衛八處士（卷六）	102、106、112、167	4次
147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卷四）	104、200	2次
148 赤谷（卷八）	106、180	2次
149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卷二）	106、144	2次
150 憶弟二首其二（卷六）	107、152	2次
151 鹿頭山（卷九）	110、199	2次
152 南池（卷一三）	113、122	2次
153 不見（卷一〇）	113、135	2次
154 枯櫓（卷一〇）	116、174	2次
155 春日憶李白（卷一）	117、159	2次
156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卷一五）	119、144	2次
157 西閣曝日（卷一八）	123、136、192	3次
158 謁文公上方（卷一一）	125、191	2次

159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卷五）	128、153	2次
160 贈李十五丈別（卷一五）	130、161	2次
161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卷二〇）	133、156	2次
162 過郭代公故宅（卷一一）	136、173	2次
163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卷二一）	138、172、177	3次
164 贈別賀蘭鈺（卷一二）	143、169	2次
165 贈韋贊善別（卷一一）	157、186	2次
166 過津口（卷二二）	162、178	2次
167 九日（卷一二）	162、175	2次
168 牽牛織女（卷一五）	163、192	2次
169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卷一一）	178、179	2次
170 鹽井（卷八）	190、191	2次

表二：為文天祥《集杜詩》所集杜甫詩句，僅出現**1次**之詩。依照《杜詩詳注》之卷數從卷一至卷二三排列。詩題後（）內之編號為《集杜詩》之標次。

仇兆鰲《杜詩詳注》	文天祥《集杜詩》
卷一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104）、望嶽（158）、過宋員外之問舊莊（171）
卷二	送韋書記赴安西（137）
卷三	九日寄岑參(28)、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81）、官定後戲贈（97）、送裴二虬尉永嘉（98）、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137）、示從孫濟（142）、重過何氏五首（164）
卷四	塞蘆子（6）、元日寄韋氏妹（148）、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二（148）、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149）、大雲寺贊公房四首（185）、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189）
卷五	奉贈嚴八閣老（19）、送楊六判官使西蕃（197）
卷六	送賈閣老出汝州（21）、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58）、得舍弟消息（153）、畫鵲行（69）
卷七	新安吏（31）、石壕吏（49）、寄贊上人（103）、垂老別（108）、新婚別（143）、月夜憶舍弟（156）、天末懷李白（156）、無家別（159）、立秋後題（171）、貽阮隱居（182）

卷八	鳳凰臺（15）、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72）、石龕（106）、鐵堂峽（113）所思（154）
卷九	五盤（27）、後遊脩覺寺（30）、石櫃閣（117）、贈蜀僧閻邱師兄（146）、飛仙閣（175）
卷十	逢唐興劉主簿弟（10）、屏跡三首其一（81）、病橘（84）、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115）、送裴五赴東川（197）
卷十一	溪漲（41）、觀薛稷少保書畫壁（50）、相從行贈嚴二別駕（61）、遠遊（72）、送段功曹歸廣州（76）、送梓州李使君之任（76）、戲贈友二首其一（85）、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86）、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92）、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132）
卷十二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49）、上牛頭寺（59）、喜雨（89）、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96）、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138）、奉送崔都水翁下峽（140）、倚杖（151）、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155）、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158）、與嚴二郎奉禮別（165）、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176）、送何侍御歸朝（181）
卷十三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18）、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130）、四松（145）
卷十四	懷錦水居止二首其二（11）、贈鄭十八賁（14）、杜鵑（22）、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64）、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151）、三韻三篇其三（196）
卷十五	上白帝城（26）、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51）、種高菘并序（73）、憶鄭南（85）、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114）、客堂（129）
卷十七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其二（105）
卷十八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6）、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12）、王十五前閣會（24）、不離西閣二首其二（67）、懷灞上遊（105）、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124）、別蘇僊（127）、熟食日示宗文宗武（143）、又示兩兒（155）、月三首其一（162）、奉送十七舅下邵桂（173）、
卷十九	峽隘（24）、同元使君春陵行（56）、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68）、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禮朗（137）、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178）

卷二〇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142）、送孟十二糙曹赴東京選（155）、鄭典設自施州歸（183）
卷二一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45）、舟中（76）、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78）、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126）、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138）、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152）、宴胡侍御書堂（153）、元日示宗武（154）、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得深字韻（156）
卷二二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3）、宴王使君宅題二首（16）、望嶽（39）、次空靈岸（69）、哭李常侍嶧二首其一（78）、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110）、久客（117）、登岳陽樓（164）、早發（181）、宿花石戍（200）
卷二三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1）、過洞庭湖（45）、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94）、地隅（164）、湖中送敬十使君適廣陵（171）、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觀省（180）
總共	130 首

表一所列為《集杜詩》所集杜詩二次以上者，截取自杜甫 170 首的五言；表二所列為《集杜詩》所集杜詩僅一次，截取自杜甫 130 首的五言。所以文天祥二百首的《集杜詩》採自杜甫三百首的五言詩而成。其中文天祥截取杜甫詩句最多的是〈遣興〉詩，共 24 次，其次是〈北征〉詩，共 21 次。

